

# 放捨諸相後之本來面目

張曼菁\*

紐約的大雪緩緩落下，身軀單薄年已半百的聖嚴法師，在動畫與實景交疊中在紐約街頭靜靜的走著，身邊只有一位剃度的美國弟子相隨。他們互相分食一個貝果，聖嚴法師清臙的身影，堅定的眼神，沒有弘大的誓願，想著僅是「但求冬天凍不死、平常餓不死」，隨順眼前因緣，直到下一步弘法的契機出現。

影片開頭製造了大懸念，讓觀眾不禁訝異，大學問僧原來有這麼一段過去，於是想追問後來怎麼了，發生了什麼事？想重現聖嚴法師的傳主色彩，在不說教之中融入禪修與佛法，呈現傳主的修行實踐，又希望非佛教徒也願意走進電影院，並期待觀看後有所省思，這麼高難度的標準，《本來面目》做到了！今年八月上映的紀錄片，採不售票包場預約申請，場場爆滿一位難求。它彷彿是高掛空中的一輪明月，撥開了籠罩一整年的病毒烏雲，柔和的像月光一般，撫慰了觀眾紛亂的心。

承接影片拍攝的導演，是和聖嚴法師僅有一面之緣的張釗維，「不帶傳教況味的留下其生命軌跡」是拍攝

的前提，然而「紀錄片的拍攝有其內在邏輯與既有條理」，張釗維坦言無法預設《本來面目》拍起來的結果會是如此，而他自己從聖嚴法師生前所留下來的日記、文字圖像乃至影片等素材，確實備受震撼。其中，最令導演驚訝的是：「師父讀書讀到四十幾歲，到五十歲才開始學習人情世故，後來還繼續學習，學把法鼓山做好。我朋友看完電影跟我說『你根本就是在拍一個創業家的故事！』」<sup>1</sup>

時刻繫念三寶，又擁有冒險性格的聖嚴法師，他如何成就自己，成就弘法事業，確實非常精采，以個人來說，影片的旨趣圍繞在「尊嚴」、「放下」之間；以弘法的視角而言，如同導演所說，這個時代宗教家的課題，是「想辦法找到讓傳統宗教與現代人生活繼續共振的方法」。

## 一、活得有尊嚴

「生命若無尊嚴，何喜之有？死亡若有尊嚴，又

何必悲哀？」<sup>2</sup> 生命當中最能看出尊嚴的把持，即在窮困之時。聖嚴法師的前半生，幾乎都在貧困中度過，出身貧寒使其無法充裕飲食，因而生長遲緩，體弱多病，而後爲了減少家中負擔而出家，算是一大轉機。無奈戰亂頻仍，經濟蕭條，讓僧人無法有足夠的受用，之後輾轉來到上海大聖寺，在純粹的經懺道場趕場，是獲取溫飽的主要條件，但那不是聖嚴法師出家的初衷。幾年後因緣成熟，得到上海靜安寺佛學院成爲學僧，一圓讀書的夢想。好景不常，國共戰後避難台灣，不得不脫下僧袍，換上軍服，十年後才於東初老人（一九〇八—一九七七）座下再度披剃出家，法名聖嚴（一九三一—二〇〇九）。

東初老人給予聖嚴法師許多考驗，「貧乏」也是其中之一，影片中提及聖嚴法師回憶初老人經常只給他單程車票的錢，而沒有回程。那時的聖嚴法師「想本分做好一個和尚」，這也是他終其一生都在思考與實踐的大事。在東初老人座下，他整整待了兩年，之後決定到南部閉關。東初老人跟他說：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。你已不是小孩子了，一切均由自己作主。」並且告誡他：「對得起三寶是小事，對得起自己才是大事。」這句話成了聖嚴法師一生的座右銘。

清苦的生活持續進行，後來決定去日本留學，原來答應支持他出國留學經費的一位南洋華僑佛教徒臨時變卦，聖嚴法師「除了一張機票之外，真是阮囊羞澀」。<sup>3</sup> 日本留學期間，聖嚴法師經常過著一天只吃一個三明治的日子，甚至窮困到去打工當導遊，神奇的是，每當日子快過不下去時，總有個不知名的人士，從瑞士及時雨般的寄錢支助他，尤其是在拿到碩士學位進而想繼續攻讀博士，身邊幾無餘錢時，又收到了同樣來自瑞士的一筆贊助，讓他奇蹟般的完成博士學位。

三十年後，聖嚴法師得知那位神秘的資助者，即是有「當代給孤獨長者」之稱的沈家楨居士（一九一三—二〇〇七）。影片播放到聖嚴法師和沈家楨居士終於晤面，法師思及過往，竟然當場掩面痛哭，形容沈老居士是「暗夜裡的明燈，寒冬中的暖風」，並緊緊握著他的手。這一段真情流露，讓許多觀眾也跟著泣不成聲，法師至情至性的反應，深深打動了衆人的心。

活得有嚴尊，窮困而不潦倒，聖嚴法師在顛沛流離的學思歷程中逆境不斷，他始終保持整齊清潔的衣著儀態，維持僧寶的尊嚴，即使貧困也從來沒有動搖過修行的決心和弘法的信心，更沒有失去爲人的尊嚴與溫潤。

## 二、放下即自在

放下才能棄捨執著，也是《本來面目》的主要旨趣之一。聖嚴法師一生都在學習放下，第一個「棒喝」來自一九五九年，終於親見靈源法師（一九〇二—一九八八），讓當時從軍的聖嚴法師得以訴說對修行的嚮往，以及對俗世的憂心。紹繼臨濟宗虛雲老和尚法脈的靈源法師，先是靜靜聽著，忽然大手向桌面一拍，大喝一聲：「哪有那麼多問題，放下！」那一拍，似乎拍掉了煩惱與障礙，讓聖嚴法師確立了未來的生命方向。

二次出家後的社會情況，呈現教育水準普遍低落，佛教時常被誤解，讓聖嚴法師感嘆「佛法這麼好，知道的人這麼少，誤解的人這麼多」，便發心為文，以「醒世將軍」等筆名投稿，針砭教界時事，想以文章弘揚正法，後來更集結三位志同道合的年輕法師為「現代中國佛教」努力，結盟書最後真以刺血落款表現決心。再後來發願閉關十年，深入經藏，聖嚴法師選擇到美濃朝元寺掩關。一日，印順長老（一九〇六—二〇〇五）來到關房門外，勸誡他有些事可以做但不可說，「何不放下形式的抗爭，真的做些對實質提升有益的事？」此話讓聖嚴法師思考良久，遂收斂鋒芒，出關後決心到日本留學。

聖嚴法師是國內首位得到正式博士學位的學問僧，一九六九年到日本留學，在立正大學獲得碩士學位，一九七五年完成博士學位。留學日本期間，聖嚴法師依止了伴鐵牛禪師，在其座下打了三次禪七，並得到印可。有一次小參，伴鐵牛禪師曾對他棒喝：「出家人拿學位幹什麼，放下！」

聖嚴法師為什麼到日本留學的因緣在影片中並無詳述，從《聖嚴法師學思歷程》則可窺見一二。當時從台灣留日的佛教青年，在法師出國前，尚無一個學成歸國，所以東初老人極力反對他出國，後來答應資助的華僑也變卦，「幾乎是在國內佛教界的一片反對聲浪中，踏上了留學異國的征程。」聖嚴法師寫道：「有人準備看我笑話，有人為我擔心，可是，我並沒有『荊軻刺秦王』行前那樣的悲愴，沒有想到我是『壯士一去兮不復返』。我只是想到，如果中國的佛教應該衰微，而我自己本身沒有福報，去了之後，得不到援助，隨時可以準備回國，再去住山也是不錯。」<sup>4</sup>

雖然聖嚴法師對於留學這件事並無太多複雜的心思，到日本也隨順因緣努力向學，然而國內謠言四起，說法師已經在日本還俗，影片中也有提到東初老人曾要法師寄近照回台證明還是僧人。直到拿到博士學位那一天

，聖嚴法師在宿舍的觀音像前大哭了一場，像是對菩薩委屈訴說幾年來種種的質疑與不堪，哭完之後又像是解脫一般，再次放下。

### 三、生死皆可拋

即使一生圓滿，富貴，長壽，權勢皆備，到頭來終要面對的是老、病以及死。健康的時候對身體的貪戀較不明顯，一旦病苦便自然會起執著。影片中有播放二〇〇八年春節開示，當時已經嚴重水腫的聖嚴法師，公開聲明拒絕換腎，提出「一個腎臟如果給年輕人甚至中年人，都可以用很久，給我這個老年人用就浪費了，是很不慈悲的。」這段話觸動了許多人的心，影片中專訪台大泌尿科的蒲永孝醫師，他說醫護人員對生死不是看開，只是看多了，因此非常感佩聖嚴法師的身教，以及對生死的豁達。

聖嚴法師一生著作等身，在《法鼓全集》中以「生死」作為關鍵字蒐尋，資料高達一千五百多筆，總歸為看待生死的態度，以及放下的方法，期能達到歡喜看生死，生死皆自在的境界。聖嚴法師生前預立遺言有著名的四句偈：「無事忙中老，空裡有哭笑，本來沒有我，生死皆可拋。」可作為其一生智慧的精華，也是法師最後的放下，放下生死執著，還其本來面目。最後，「電

影自然結束在聖嚴法師的捨壽，它述說的方式如此安靜，不作用哭笑也不留意來去，只是天地沉沉的叩鐘聲。

┌ 5

### 註釋：

\*張晏菁，嘉義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1. 雀雀，〈【Yahoo專訪】零負評宗教家紀錄片《本來面目》與聖嚴法師一面之緣，導演張釗維用電影採訪信仰本質〉，參見網址：<https://reurl.cc/6ln3YM>。

2. 聖嚴法師，《平安的人間》（台北：法鼓文化，一九九九年），頁九十六。

3. 聖嚴法師，《聖嚴法師學思歷程》（台北：法鼓文化，一九九九年），頁八十六。

4. 聖嚴法師，《聖嚴法師學思歷程》，頁八十七。

5. 黃麗群，〈愚人的願意〉，《自由副刊》，參見網址：

<https://reurl.cc/7ozaad>。

## 生活智慧法語

衆生本無病，病在著有，洗身容易洗心難。命運是念頭造成的，「心能造業，心亦能轉業。」